米兰的豆腐坊

耿艳菊

小区门口青翠茂密的香樟树下，一辆三轮车停在那里。三轮车上放着一屉豆腐和一台电子秤。一个衣着干净清爽的中年女子站在三轮车前，笑盈盈地看着来往的路人。

我刚从超市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小葱。看到卖豆腐的，脑海里立即映现出小葱拌豆腐这道菜，简洁清新。闷热烦躁的天气，这样一道菜端上餐桌，不仅解暑，与夏日也是极相宜的。快要走到三轮车跟前，又停住了脚步。那个中年女子见我走近，掀开了盖豆腐的纱布。我赶紧解释："有点事得赶快回去，改天再买吧。"她依旧笑着，说："没事没事。"

其实，我并没有着急的事要马上回去，而是内心突然起了疑问：这样一个流动摊贩，质量卫生怎么样？望而却步的不是我一个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。因此，刚开始，中年女子的豆腐生意并不好。

一天傍晚，我下班回来，又看见中年女子在香樟树下卖豆腐。这天有点特别，三轮车上除了豆腐、电子秤，还放着一大捧花，密密簇簇的小巧亮丽的明黄花朵，在红彤彤的霞光里尤为好看。就冲着这花、这份心思，这豆腐也值得买呢。

我坚定地走到香樟树下，向中年女子买了豆腐。她告诉我："豆腐是自己刚磨好的，放心吃。"递给我豆腐的时候，她一边从那捧花里抽出几支递给我，一边说："米兰花开得正好，送您几枝哈！"

原来这是米兰花呀，我在书中看到过，在现实里还第一次见到。我开心地接过米兰花，连连向她道谢。

付款的时候，发现她的微信名也是叫米兰。看着眼前这个普通的女子，我突然觉得亲切。

她说得没错，现磨的豆腐果然很好吃，有淡淡的豆香，是很多年前在老家吃过的味道。如今，香樟树下的现磨豆腐有一种记忆上的共鸣，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买过几回豆腐后，和她认识了，我总是会喊她米兰姐。我喜欢这样称呼她，她似乎也极喜欢别人喊她米兰。而她真实的名字就叫米兰，所以她对米兰花尤其喜欢。她自豪地告诉我，她家乡的院子里满院都是米兰花，那回送我的米兰花就是从家乡带来的。从前，她一直待在家乡的小镇上，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磨豆腐，从来没离开过。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去外地读书，她就随着丈夫来到这个城市打工。她开始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年纪大了，不好找工作，想来想去，干脆还去磨豆腐。

渐渐地，米兰的豆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，豆腐早早就卖完了。我下班路过，多数时候在香樟树下看不到她了。

有一回，终于又在香樟树下看到了她熟悉的笑脸。我赶紧奔过去，她一转身，变魔法似地递给我一块豆腐和几枝米兰花。这是她特意给我留的。她说："刚来这个城市不久就认识你了，一下子觉得这个陌生的城市很温暖，一段日子不见，有些想念了。"

没想到，我不过因喜欢米兰花而和她聊过一些家常，却让她感到了陌生城市的温情，把我当朋友一样看待了。

她热情地邀我去她的豆腐坊玩，她说她在豆腐坊门前种满了米兰花。她的豆腐坊就在我们小区旁边，那里有两排平房，狭窄破旧，路面也坏掉了，一下雨就更难走，我平时很少去那里。豆腐坊其实就是租来的两间平房，一间住，一间磨豆腐，一旁还认认真真挂着牌子，写着"米兰豆腐坊"几个字。

我那天去豆腐坊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下雨。豆腐坊门前的米兰花在细细密密的雨中更显得清新明亮，周围的黯淡破旧似乎被照亮了。走在那里，一种柔和轻快的心绪漫上来，突然想到，人也是这样吧，那些善良勤恳努力生活的人，走到哪里，都像一片清新的风景、一束明媚的花、一缕明亮的光，照亮我们周围人的生活。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▲隆回县文化服务中心遗失湖南省行政事业性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二张，票据号码为：04250127、04250131，声明作废。

▲父亲姜展、母亲石新培夫妇遗失女儿姜忆曼出生医学证明，证号：Q430424473，声明作废。

▲父亲姜展、母亲石新培夫妇遗失儿子姜奕阳出生医学证明，证号：U430193485，声明作废。

神滩晚读

▲躬耕垄亩 曾德辉 摄

李斌

醉在一滴水里（外一首）

醉在一滴水里
思考着
最先陷入的蝉鸣

一些醒来的记忆
简单呈现在，被阳光
洗过的屋顶

认出生活的光
所有的主题，拍打着纷飞的歌
在你来临之前
我已将坠落的呼吸拾起

双手开始沉寂

十四行诗在酒中延误
弹开密密麻麻的眸光

废弃所有的忧伤
悄无声息
一味收取，丰盈的春天

弹开密密麻麻的眸光
温暖的村落
簇拥着

一尘不染的鸟语花香
醉在绵软的柳絮里
雨丝轻扬
身旁落满了缓慢的思念

这只是心事的注解
更多的时光
浸泡在
随心的文字里

一半烟火，一半诗意

吴明松

周末，小妹突然来电，急匆匆地说，父母在家吵得不可开交，让我赶紧回家调解。我不由心生疑窦，父母平日相敬如宾，经常携手外出旅行，父亲还经常在朋友圈里晒照片、秀恩爱，这次因何而闹别扭呢？

不及细想，我坐上了回家的班车。刚进小院，就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。跟小妹一打听，才得知家中小院空出了一块巴掌大的地，父亲生性浪漫，想把养在盆罐中的花草腾挪到更宽敞的住处去；母亲一向注重实用，计划利用空地来栽种瓜果蔬菜。就这样，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他们竟各执一词，由"热战"上升到了"冷战"。

我定了定神，决定先找父亲做做"思想工作"。他年轻时参军，开过坦克，性格刚强执拗。未等我开口，他就态度强硬地说道："这园子里种着花草，有啥不好的？大家累了一天，回家看看花，闻闻香，肯定满心高兴。"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，他的话里确有几分道理。

我又绕到了厨房，准备和母亲谈谈心。暮色笼罩下的她，把整个身影都埋进了烟雾中。我轻声地劝道："妈，您也知道爸的臭脾气，要不这回你就让让他？"母亲见我偏袒父亲，一脸不悦："你别听你爸忽悠，那块地用来栽菜、种瓜果多好啊！每年大家都能吃上新鲜的蔬果。身体好了，什么都好！"我叹了口气，退了出去。双方僵持不下，第一轮"调解"宣告失败。

晚饭时分，饭桌上异常丰盛，显然是为了款待久未归家的我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打破了令人尴尬的安静，说出了酝酿多时的方案："我建议将空地一分为二，一半给爸种花养草，一半留给妈种菜栽瓜。"父母刚想说些什么，看了一眼为难的我，便止住了话头，默认了我的建议。

再次回家已是夏季。小院的菜地绿意荡漾，葫芦瓜骄傲地腆着圆鼓鼓的肚腩，在风中笨拙地舞蹈。另一边的小花园也充溢着诗情画意，栀子花、向阳花、绣球花，正较着劲儿生长着。

小妹看见我，忙迎上来。从她的嘴里，我知道这两个月以来，倔强的父亲在打理花园的空暇，经常悄悄地帮母亲的蔬菜瓜果施肥、松土；而生性温和的母亲也会趁着父亲外出下棋的时候，给他的花木捉捉虫、浇浇水。两人不但不吵了，而且还达成了一种默契。说说笑笑间，日子过得安宁惬意。

我过完周末即将回城，爸妈几乎同时追了出来，他们一人手提着一袋子青椒、西红柿和香梨，一个人捧着两盆精心侍弄的剑兰，七手八脚地往我车子的后备厢里塞，抢着叮嘱道："娃呀，这青菜水果要趁新鲜吃，不够了再打电话回来要，管够！""儿啊，记得把两盆剑兰放在办公室，可以净化空气的，对身体好！"

我本想冲两个可爱的老人笑一笑，突然眼眶却有些温热起来。我赶忙戴上墨镜，朝他们摆了摆手，启动车子，在父母的目光中缓缓离家。真心祈愿我的老父老母能将这"一半烟火，一半诗意"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